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四回 遇盜

新月如鉤，疏星三五，香溫茶熟，仲堪入幃先臥。珍娘從容理妝訖，自念一身飄泊，幸遇知音，私意此生，當圖常好矣。轉思三義廟一簽，雖是寓言，頗防情劫。短檠四射，萬籟無聲，珍娘搜索磷寸，一一周備，始兜軟底鞋，易衷衣。聽仲堪鼾熟睡。嗚呼，文人心事，只解讀書，醉客歡場，無非尋夢。珍娘捱身倚枕，仲堪已瞿然而醒，臉俱腿壓，興也勃焉，豈獨君瑞雙文為然哉。此時雨散雲收，睡魔遁去，方欲敘到汴後各事，而窗外梧桐似搖颯時，影射窗紙。珍娘急起推窗，庭前已有黑衣勁裝者三五輩，伺樓若有所待。回顧仲堪，若略不經意然。於是掩衣曳履過樓西，將以情告假母。蛾飛投火，龜墜臨淵，珍娘此去，與仲堪別者凡七日。而樓東自珍娘行後，黑衣者即次第躍窗入。仲堪急呼老麻，黑衣者持刀閃爍，與燈光相激射，拍拍擊桌隅有聲，果然此賊能飛，都纏錦帕，未必吾家故物，肯勝青氈，倒篋傾筐，括囊卷席。仲堪匿於帳後，未敢出而相搏。約兩小時許，始從容呼嚕去，仲堪檢視各物，只存文具箱，幸公車單及石信，至此尚未被攫。

當東樓嘩噪時，珍娘尚在假母所。假母聞聲乃故作張皇狀，帶斷不續，寫化欲飛，偽抱囊底之金，急息幾間之燭，邁步禁聲下樓去。排六亦攜珍娘繼於後，店主人導之至後圃，珍娘目眙齒戰，魄喪魂飛。惟聞庭間搏擊聲甚厲，初不知仲堪此際，作何景象。區區毛錐子，料不能為眾人敵，稍一抗拒，雞肋何足當尊拳耶。珍娘擬冒險一探，輒為假母所阻，最後乃遣排六代行，孰料請君入甕，其疏而不漏如此者。

群盜東樓搜括後，仍欲顧而之他。然樓西黝黑甚，於身畔出裏紙然之。排六正於暗陬聽消息，突為群盜所見。本為劫財，竟思漁色，強曳排六至榻，大張厥陣，新發於矚，滿溢赴壑之流，狂逞挾口之勢，雨摧敗葉，淅瀝有聲，風捲殘花，支持無力，排六至此不勝其懣矣。奈何刀鎗再接，布竟三登，器已將斂，杯真難渡，淚隨聲下，乞全舍佛之身，氣與喘並，已滿飲河之腹。盜凡老少四，事已，仍穿窗下。老麻狂呼追喊，蓋欲借以欺仲堪者，時已參橫斗轉，東方欲白矣。老麻至東樓視仲堪，而西樓排六，猶赤條條僵臥不能動。

當排六被盜時，惟仲堪尚聞震撼聲，然恐群盜別有所逞，姑徐俟以觀其變。而排六本章台之柳，盡可任人攀折者，其始罄控縱送，盡聽群盜銜轡，繼則大受擊柄，未許翕張，欲呼救而喉澀矣。老麻見此慘狀，急報假母知，而復以危詞聳珍娘。老麻復刺刺與仲堪述格盜事，並出臂傷示仲堪。血濡成縷，膚裂有痕，謂此事非速報縣不可。公子本公車中人，縣衙何敢膜視。珠還合浦，璧返邯鄲，固意中事。珍娘況無恙，惟排六則受創甚矣。假母已為排六收拾訖，使之靜臥，亦來以軟語慰仲堪。

仲堪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。一身以外，長物俱無，探衣囊計之，只鷹餅三翼耳。老麻與假母微窺其意，願仍載仲堪入汴，仲堪暫擬居閨館，老麻曰：「蚌飛易返，鷹飽未颺，公子利在急行，否則鳥獸一散，蹤跡難矣。」仲堪頗以為然，老麻已駕車相候。仲堪曰：「珍娘何在？我須一別。」假母曰：「小妮子驚魂甫定，才入睡鄉，公子啟行，我亦將繼續而去。豈排六經此蹂躪，尚思借此為養痾地耶。我本有舊屋在山貨店街，到後當命武貴至閨館相迓，半日別耳。有我在，作好護花鈴也。若必需相見，當從黑甜中喚起，不過多增一副淚眼而已。」仲堪素惜珍娘，亟止不必，望溯洄於秋水，化咫尺為蓬山，樓級層層，車輪得得，都隨仲堪之愁恨而去矣。假母輩深以此計為得。

仲堪去矣，珍娘猶未知也。珍娘為老麻所給，以同心之梁孟，作避面之尹邢，蓋恐盜黨復來，至蹈排六覆轍耳。日已加巳，枯坐後圃，忽忽若有所失，遂冒險繞屋後出。假母突相遇，珍娘遽同公子，曰：「赴縣報案矣。」珍娘曰：「何不告我？」假母曰：「稍縱即逝，辨色即行，渠重在金，尚暇顧汝。排六痛劇，姑讓一日頓，汝不患不得見仲堪。但阮囊羞澀，蘇囊空虛，能從渠餐風吸露耶。阿娘不誤汝，汝姑登樓少憩，午後老麻返，當有仲堪好消息。」

珍娘聞言，知將中變，遂至西樓視排六。排六唇紅凝白，瞳碧翻黃，呼吸之間，如絲不屬，啟衾相視，而雙峰墳起，猶是泱席流丹也。珍娘哽咽者再，始轉東樓，零落斷釵，淒涼破鏡，倒疊支牀之枕，斜拖掛施之衣，墮珥遺簪，委諸沙礫，尺縑寸素，散在塵埃，篋已啟而不鑰，簾雖垂而已墜。回憶迷離雲峽，恍惚星河，不過轉瞬間耳。物何在耶，人何在耶，無端噩夢，紅悲歷劫之羊，豈是孽緣，黑壓孤飛之雁，痛定思痛，愁更生愁。珍娘於此，不能不放聲一慟，而因係戀仲堪故，尚望得老麻回音以自慰。

其間昏昏然如墮五里霧中者，武貴也。盜至則避，盜去則呼，至仲堪行而武貴益惑矣。卒非同室，奚事操戈，不料謾藏，居然誨盜，因急急進問假母，並詢排六病狀。假母枝梧其詞，不以實告。薄暮老麻驅車返，群黨窩藏後，亦先後至店。論功行賞，分坐交椅，大有梁山泊忠義堂光景。過門大嚼，舉座皆歡，並互述昨事以為笑樂。惟對於排六，則議抽資以調養之，並趣假母等速行，俟緝捕稍懈，再行俵分，今姑寄頓於離村十里之蕭村，老麻獲此醉飽，遂欲飾仲堪之詞以欺珍娘。詎知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，武貴已得其大概耶。仲堪珍娘，一線不絕者，實恃有武貴在。武貴聞此密謀，寸心如搗，孤掌難鳴，料此時必無補救術，姑隱忍不發以待其後，惟勸假母毋鬱鬱居此而已。老麻視武貴蠢蠢如鹿豕，亦略不在意。惟恐珍娘會心不遠，或於酒酣耳熱時，東露一鱗，西露一爪，則此情決難久秘。然無仲堪為後盾，此豈又何能為哉。於是入告假母，而珍娘適在，乃曰：「仲堪至閨館矣，同鄉人無與語者，兢兢寄人籬下，東家食，西家宿，將為士林不齒也。以無紙筆故，憑我傳語於汝，自顧不遑，人言可畏，逝將棄汝矣。我恐故鄉依產亦子虛耳，幸汝青年毋為薄倖人所誤。」

珍娘聞言，更涕不可仰。然默念仲堪兩情纏綿，一味溫存，斷不忍揮慧劍而斬情絲者，況復家承駟馬，久大其門，世襲貂蟬，不忘其舊，人情冷暖，何至若是耶！以告者過，老麻殊不可信。假母見珍娘凝思不語，又曰：「兒福誠薄哉，雀屏才中，妙選如斯，魚水雖歡，柔情已矣。幸未從之去，不然蠻煙瘴雨之鄉，甕牖繩樞之地，誰收爾骨，徒傷我心。兒縱損失多，將來可倍蓰於此，彼豪客於排六為仇，於兒則為恩矣，琵琶學成，教坊第一，蝦蟆陵下，鸚鵡洲邊，行將有拭目俟兒者。」珍娘於此，益知假母老麻，然實合謀以逐去仲堪也。排六呻吟一晝夜，斧鑿有痕，補苴無恙，似可起坐矣。乃以軟椅昇之樓下，扶掖上車，珍娘則與假母俱，駒轆一鞭，雁行兩服，未午至汴，別僦居於書店街左。所謂山貨店街，偽耳。時已三月初六，滿市喧傳大總裁入關，萬人空巷，竟鬥新妝，假母偕老麻往觀，而臥排六於樓左。珍娘雅不願同行，乃與武貴守戶，但聞風聲卷到，鳴鉦噌吰而已，武貴約略詢珍娘，珍娘乃欲藉武貴以通詞仲堪。